

勃 拉 克 講 演

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北 京 大 學 新 知 書 社 出 版

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Political Thought
and Economic condition

李高峰記
傅銅校

一

我這個講演是很簡單很粗淺的，也許有過於簡單粗淺的地方，要請諸君原諒。我的目的，是用歷史的觀察(Historical survey)說明歐洲受經濟影響的政治思想，爲將來聽羅素先生講『社會結構學』的人做一個預備。諸君聽過我的講演之後，再聽羅素先生的講演，就是於社會結構學無甚研究也就容易明白瞭解。

這個講演中，所論的大致是歐洲的政治思想史，尤注重於社會的思想史，盡我們的能力去找出他的經濟的或智力的原因(Economic or intellectual causes)來。諸君知道：有許多思想家研究政治的或社會的思想，常常把他看成一種宗教，好像是應用於別樣的世界或將來的生活的。不是切近現在的生活想個實際的方法去改造社會。這派思想家大概都是知識階級及學生階級的人，他們對於實際的問題，如生產食物，運輸，及製造衣服用品，裝置自來水管等事都不顧慮。結果，他們雖然會想出許多改造社會的理論來，只因在實際上無充分的知識，所以不知道這些理論能不能實現，也不知道假如能夠實現應當採用什麼方法。

社會改革家倘能用科學方法去研究社會的經濟之組織，從前就不會弄出這許多錯誤的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誤來了；講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推崇馬克斯（Karl Marx）。馬克斯是社會主義的鼻祖，關於經濟的狀況，研究得極深切，而在今日尤受世人的特別崇拜（然我們將來必能看見他也曾受世人批評）。他對於當時的經濟狀況，為精密的研究，他的理論，就是由這個研究得來的。他對於當時之工人的生活情況及工作的方法等都用心考察。有的人思想過敏，目以為他的理想，立刻可以實現；殊不知經濟的狀況還沒有成熟，若沒有做過一番科學的細心的考查，是沒有不失敗的。所以這種經濟狀況的研究非常重要。

講理想社會的，自有文明以來，自從人類羣居以來，不知有多少人。希臘的柏拉圖（Plato）就是一個最初的例；他設想出一個理想的共和國（Ideal republic）來；但是因為在他的時候，經濟狀況不容許每人都有一分的閒暇及自由，所以他的理想國建立於奴隸制度之上，使奴隸們去做一切必需的困苦的工作。這種有奴隸階級存在的社會，與我們現在的理想是十分相反的。我們不承認理想社會中有一個人或一個階級應為別一人或別一階級所壓制，而阻遏其發展；這也因為現在的經濟狀況已經到這一步，可用機器來代人工，不必有奴隸階級的存在了。故必需有這樣的科學程度，才能做到這樣的理想社會。

再舉一個古代的例子，如共產主義的理想，二千年前耶穌基督早就主張了。他說：

人們都應當相愛相助，很和睦地度日，不應該但知花費別人的錢而把自己的積儲起來。這種理想早先的基督教徒確實實行過。他們有財產公有的小社會。但是他們不久就擱起在實際生活上實現基督教義的試驗，移其興趣於想望天國，因此共產制度也就瓦解了。粗畧說來，這也因為照當時的經濟狀況，還不配實行共產主義；這部分與那部分的人交通不便，工作的互相依靠也不如現在密切；雖有宗教的和道德的勸導，但是經濟狀況沒有成熟，這一點勸導的力量是很薄弱的，所以終於失敗了。我想要使社會有實在進步，只有用科學方法使知識增加；換句話說，就是要有重要的科學發明及證實，使人人懂得其中的意義，例如科學發明地球是圓的，不是方的，證據具在，無人可以懷疑的。所以惟有從知識發生出來的影響是永久的，否則原始基督教在派律斯探(Pelagius)所行的共產制度，何以到今日近二千年了，還不能實行呢？但是據我看來，在美在歐實行共產主義的時期都已到了，因為他們已經懂得不是道德上人類應該這樣生活，而是在科學的真理上，為人類的進步及互助的利益計，有實行共產主義之必要。

在中國，我想這個時期還沒有到。在本講演的末了，我便想說明所以沒有到的道理，但是我希望他一定會到的。我這個講演的主要目的，並不在乎得到關於近代事業的理論，只是想做一番歷史的考查。在我的考查中，我想勸告諸君研究近代的制度和

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四

問題，一方面要用科學的解析法，一方面又要根據我們自己的一種理想社會的情況。我的理想社會的情況，我信諸君必定能表同情的，就是有不表同情的，待我一加解說，大概也就可以贊同了。

我的理想社會中最重要的原理，就是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應當盡他一份的勞力，使社會進步；勞力的代價就是獲得政治上及社會上的自由。人人都在做或願做他的一份必需的工作，並且享受一份從工作所得的權利。這種理想的社會能使各人都盡他的一份義務，使社會富裕，人人都有閒暇，可以享受高尚的生活，如科學，文學，美術，音樂，跳舞，交際等事；這樣以後，人就能感到人生正當的興趣了。

我看到現社會的奢侈及懶惰，就覺得發生一種新清教徒的思想 (New Puritanism)；所謂新的，就是並不根據於道德觀念或宗教信條的。清教徒反對現世的快樂，求生天國，在十七世紀很流行。我並不贊成這種主義，我相信人生是應該求快樂的；音樂美術我固然不反對，就是烟酒我也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富人和懶漢的奢侈行為，我並不是以道德不道德的態度反對他們，我是以科學的態度來反對他們。有他們那種壞的行為存在，其影響所及，便不能有合於公理的社會組織出現。

我並不是信貧窮節欲是好的，人生應該要富裕與快樂的，是應當遵守公理，大家有一份富裕與快樂，若是壓制了別一階級的人而使這一階級得到富裕與快樂，就是大

不應該而應當改革的。社會怎樣可以改革呢？據我看來，只有兩條路，都是關係於科學進步的：

(一) 增加物質的生產(Increase of material property)，使人人都能享用。

(二) 增加及傳布精密的科學知識(Growth and dissemination of accurate scientific knowledge)，使新制度易於推行。

因物質文明的發達而社會的生活提高，人人都有閒暇去求高深的知識，因而又反應於物質文明，使他愈進步。歐洲十七世紀時，科學的理論何等發達，但是他究竟還是理論，並沒有想到今日那樣大的效用，有了今日的效用，理論又因此格外進步了。社會所以進步的原因，除了上述的兩項外，其純粹屬於理想，實微乎其微。就是由於第二項知識所發生的政治思想，其實也不甚多；平常所謂發生於知識的，不過與物質方面的同時發生罷了。

歐洲的歷史，我們平常分為三個時期，即上古，中古和近世是。上古就是文明發生最早的幾個古國的時期包括巴比倫，希臘和羅馬，中古就是從羅馬滅亡起一直到文藝復興為止；近世就是從文藝復興到我們現在。我還想把近代再分為三期，從文藝復興到近代科學的發生是早近世，從科學發生到工業革命拿破崙戰爭為止，是中近世；從工業革命發達到今日是晚近世。晚近世以後，自現在推到將來，必可另分一個新時

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六

期；因為據我看來，自歐戰終了之後，已有一個新時代正在開始了。

無論那個時代，其思想政治，沒有不受經濟狀況的影響的；這些時代，就如游牧及農業的時代，商業發達的時代，和最近工業發達的時代。游牧時代居無定所，沒有什麼政治思想；到了農業時代，人民可以安居一處，首先給少數治人階級以閒暇的機會，他們得了閒暇，就可以幫助人民的進步。迨商業興盛，交通便利，異方的風俗及知識都可以供給我們思想的材料。至於工業發達的時代，有了機器，人人都能得到閒空，享受精神生活的高尙福利了。這些話在威爾士(H. G. Wells)的大歷史裏講得很明白，你們可以去參攷；我現在限於時間，不過講個大概罷了。

有件很有趣的事情可以注意的，就是無論那一個時代，其受前一時代的別種文明影響總比受經濟的影響慢而且久。例如初民時代的宗教，總是些求神保佑他們多得禽獸；到了農業時代經濟狀況改變了，這些宗教還是依然存在；以後一代一代都是如此，就其商業時代保守農業時代的思想，工業時代保守商業時代的思想。試看現在許多舊的思想，不是都從商業時代影響下來的嗎？

現在先講古代歷史經過的情形，可見中國古代文明與巴比倫的文明，無論在物質方面或思想方面，很有許多相像的地方。關於西方古代文明，經過許多歷史家的研究，在阿拉伯及埃及乾涸的河中又發見了許多古代埋著的東西，比較尚有一個連貫的

知識了。

從地理上的情形看來，古代文明的發源，都是沿着大河的。埃及文明發源於尼羅河（Nile）的流域，巴比倫文明發源於幼發拉底斯（Tuphrates）及底格里斯（Tigris）二河的流域，中國的文明則在黃河長江兩流域，因為那時候有了河可以省却許多事，所以古代偉大的文明沒有不是在大河沿岸的平原上開始的。

有大河的平原，不但富有物質文明；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就是：當初平原上一定有許多爭鬭，但因沒有高山阻攔，戰爭不能持久，許多部落容易互相聯合，推戴一強者爲君主，統屬於其下；後來從事農業，成爲一個大文明國。所以文明都是由於安寧的狀態發生的。

講到這些文明古國，工人作工的情形，與今日中國工人的工作情形，很有許多相近的地方；一生一世替人家作工，一日之中，作工的時候多，休息的時候少，永沒有機會和時間去求什麼知識。

這些工人本來是沒有什麼行動的，即使有行動，別處也和他差不多，不會因爲到別處去就會得到什麼新思想。並且間或跑得太遠了，也許被人搶去或打死。所以農業時代大多數人總是躲在家裏，不敢遠出。這種情形於思想上很有影響。游牧時代人民好戰爭，所以他們的宗教信仰，也是好戰的宗教信仰，思想習尚都也如此。到了農業

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八

時代，人心愛好和平，厭惡戰爭，且有服從的性質，更壞的是一種迷信的宗教態度。他們交通既不方便，思想因而固定，見了秋收成熟，以爲是神之賜，便起崇拜；逢着荒年以爲是神發怒了，便起諂諛，希望再遇豐年。這種好像做夢的宗教，與游牧時代戰爭的宗教截然不同了。

就說今日中國的農民，碰着年成不好，也只好坐以待斃，視爲當然，斷不想補救的方法。這並不是中國特有的態度，凡是農業時代的人民都是如此，他們都取一種被動的態度。

在農業時代，屬於治人階級的人，其生活與一般人不同，而迷信的態度是一樣的。據研究歷史的結果，古代酋長的迷信，正不亞於常人。某酋長自以爲是玉米神的親戚，因爲人民都靠玉米生活，他這樣一說，自然誰都敬畏他，願用勞力去供養他，而他及有權的人連租稅都不用繳納了。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專制君主，其起源都是如此的，他們自以爲與神接近，操年歲豐歉之權，使農民不敢不敬畏他們。後來年代愈遠迷信愈甚，遂至沿成暴君。

這便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起源。但經過這個階級，在文明進步上也可不說沒有微功。因爲他們治人階級有了間空，可以盡力於文化事業。華麗的絲織品，偉大的建築，以及一切重大的發明，也因爲他們有許多奴隸，容易興辦起來。而他們束縛人民

的利器，便是宗教；人人須服從宗教的規條，纔可得天神之保佑，否則他一震怒，收穫便受其影響了。最甚者則有以人爲犧牲以祀上帝，人民亦無可如何；這就是暴君壓制人民的手段。

總結起來，農業時代的思想是神秘的，政治是專制的，宗教是迷信的。

我剛才已經說過，在歷史上這種專制君主對於文明不能說沒有貢獻，幾個古文明國，都有很可贊美的成績遺留下來，巴比倫的城，埃及的金字塔，你們中國的一切偉大的建築，大家都知道的，即在精神文明上如文字算學天文等記載在書中而遺留下来的也很不少，這些都是從前治人階級有了空間做出來的成績。但是有一件事很奇怪的，他們發明了這些東西，便幾千年的停住了，沒有進步。阿拉伯的神話上說：『魚神烏姆來斯（Yomres）從阿拉伯海裏出來，教授人民一切造成文明的東西，而從此以後再沒有什麼新的東西發明了』。我想要是我們自今以後也幾千年沒有進步，將來關於發明實業文明的神話上，也許會說，火神馬克斯從火山裏跳出來，教導人民一切關於實業的知識，而此後他們更不學什麼新的東西了。

近代的人看慣了各種事業的進步，對於古代的文明幾千年停着沒有進步，很是詫異。但是我想在人類社會中，進步只是偶然的事，不是常例。因爲阻礙進步的東西在太多了；有權的人不願意有變動，在下的人又缺少使他求進步的刺激（*Thuse in*

however do not want change, those underneath lack the stimulus to attempt it), 於是大家都站着不動了。

有權的人所以不願意進步，因為他們的地位已經站得很穩固了；即使他們也在那裏研究學問，只不過藉以消遣，並不是有意求進步。進步對於他們是不利的，他們只想用宗教的迷信和儀式來束縛人民，使雙方都沒有進步的機會。

他們對於學問只看作茶餘酒後的談助，他們的問題也只是圖圖的研究人怎麼樣，天怎麼樣，天與人的關係是怎麼樣，並不知道用科學方法切切實實的去研究，所以他們沒有發見新思想的機會。

古代的大國大都沒有通商的事情，就有也只在國內，因此不會從外國輸入新思想來。固然也有許多國家受他國的侵略的，但是一則侵入者究竟不多，二則新進來的文明往往終為大國的舊文明所同化，跟着懶懶的停住了。例如中國，外國文明的侵入也有好幾次，如元朝和清朝等，但是你們都知道，他們都丟棄了自己的文明來同化于你們大國的文明。巴比倫和埃及可就不然了，波斯人侵入後反把他們的文明同化於波斯了。一層固然因為波斯也是大國，人民的性質又很剛強，然亦因巴埃及的治人階級太懶了，停着不肯進步，故波斯人一進去，便把他們的文化滅絕了。

中國的地勢與巴比倫埃及不同，與別的大國相離固遠，而本國國土則三面環山，

一面臨海，航海術又不發達，故數千年來，沒有同別的強國交際的機會，四周的小民族都無力同他對抗，故都被他同化了。直到近代，方纔與歐美有接近的趨勢。這是中國的特殊情形，與思想的關係很大。所以歷來的學者講來講去總不脫爲人的道理；就是講人生，亦因交通不便，不能得到新材料，也只是停止的，或是退步的，沒有向前進取的思想。如孔夫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又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看了這些話，就可以知道古來學說受了這些經濟狀況的影響，沒有進取的思想了。

這種文明的供獻，就在他能把本來宗教方面的思想，移到人生方面道德方面來。諸君都曉得，孔子的哲學，是專重在人生方面及道德方面的。

總結起來說，生活的情形不同，發生的思想也不同。初民時代無所謂政治，宗教，思想等，農業時代思想是神秘的，宗教是迷信的，政治是專制的；到了商業時代，航海術發達，人心大受影響，一切便都不同了。

一一

上次所已講，及這次所要講的古代各國的經濟狀況與政治思想的關係，今試列表如下，以表明之：

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十二

上古國名	波巴比倫 斯埃及 中國	希臘 羅馬
經濟狀況	農	商
思想	歷史的宗教 古代智慧	理性思想 (希臘倫理與羅馬法律)
政治專制政體	民治主義	

上同講過上古民族因為漸漸居有定處，故有農事之興，而發生埃及，巴比倫，波斯，中國等文化。今天講述商業發達後，就產希臘，羅馬的文明，尤注重於他們的經濟的基礎。希臘與商業的關係最大，羅馬便沒有那樣重要；因為羅馬雖然到中古時代漸知注重商業，而在初期，簡直與上古的農業國相彷彿。

現在我並不想講希臘的歷史，我對於希臘的歷史並沒有專門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要講明他的氣象，他的思想習慣，和他的對於文明史上的貢獻。

今天討論的方法，也像上面一樣，先講他的地理，次講他的氣候，土地肥瘠，和一般人民所做的是些什麼事情。

試看希臘的地勢，遠看去差不多完全是山，沒有一塊平原，這一層於他的文化很

有關係。但實際上他不是沒有平原，就是很少；全境較大的平原只有三個，即亞凱地亞（Arkedia）德沙利（Thessaly）巴希亞（Boetia）等是。在這些平原之內都有河流，宜于農事。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平原的居民對於文明的貢獻一定較少；斯巴達附近有一個小平原，其人民篤信舊說，反對改革，在希臘這樣光輝的文明史上竟沒有他的貢獻，便是一個好例。

上回講過，在大平原上，因為各部落的居民，無險可守，不利於戰爭，容易互相聯合，成為大國，而專制政治也於此處發生。希臘境內既多山，各部落割地自守，不易併成大國，故他的專制政體沒有發展的機會。

他的氣候雖熱，但沒有埃及及美梭波達米亞（Mesopotamia）那樣酷熱，所以人民的氣質也不像他們那樣懶惰。他最早的民族，在歷史上以伊阿尼安（Ionians）和多利安（Dorians）二族的人最為重要。粗畧的說，伊阿尼安人注重通商，好向外擴充；多利安人注重農業，好居有定處。

希臘因為平原少，不宜農業，不能自己供給食物，全靠外方的接濟；所以他們當初做海盜的很多，到處去搶劫，後來纔漸漸知道通商的方法。伊阿尼安人通商不但在希臘境內，還到波斯，非洲沿岸及地中海各處去交易。地中海對於希臘文明的關係甚大，一則因為他能調節附近各國的氣候，二則因為他的海面平靜；那時航海術沒有發

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一四

達，他們不知道用器具好幫助，所以最容易來往於風平浪靜時海面。

多利安人以斯巴達爲代表，專事農業，不好通商，其民族性及人生觀都和伊阿尼安人不同；即國內教育也不發達；而他注重武備，對於青年有嚴厲的訓練，以備防禦外患；他的性質較笨。

斯巴達人樸實刻苦，不尚浮華，就是說話也很簡短而不文雅；他們注重實際的生活，盡力於農作，不在商業和教育上用功夫。所以他的情形與希臘其他部分完全不同；希臘其他部分最愛通商，愛知識，愛討論，愛奢華。斯巴達人毫無這種脾氣。

希臘通商最重要的地方，就在波伊西亞（Boeotia）這裏生產林木及珍珠，可以供給別國的需要。沿地中海可抵以及，有時出地中海直達英國，據說他們把特產的錫運了過來。就是和意大利也常有來往。所以地中海是古代通商的中區，當時各國通商的重要地方，幾乎都在地中海兩岸。

我爲什麼這樣注重古代的商業呢？因爲他於思想上很有關係。試用水手和農夫兩種人來比較；農夫安土重遷，所知道的只是一地的生活，水手居無定所，經歷各地的風俗習慣，知道世界上除了自己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並無所謂絕對好的東西，因見聞之廣而胸襟也就開擴了。至於農夫及有田的田主呢？他們永遠住在一處，不與外事，偶然看見稍微新奇的事物，便生驚異的態度，他們的風俗也是固定的，自

以爲是神聖不可侵犯，倘有人說要改革，就當他是大逆不道了。還有一層安居不動的人，財產既聚，便覺安全，所要用心的只有設法保護，於是他們的生活日趨奢侈，比不得經商的人，今天住在這裏，明天或者要搬到別處，不會想到有奢侈的。

希臘人民有一種微倖的地方，就是他們從最初的部落一直進到通商，沒有經過農民生活的。所以希臘人的心地新鮮，活潑潑地如小孩一般，毫無泥古的性習。這是他們微倖的地方。

希臘人民初時看不起奢侈安頓的生活；因爲他們注重航海通商，所以如此。他們殖民到小亞西亞，建立新城，同波斯可以直接交通，交換知識。雖然後來波斯戰爭，希臘文明受了不少的損害，在當初希臘却從波斯得到許多可供研究的新材料。

希臘人思想很新，不受舊思想的束縛；他們對於無論什麼事情都抱懷疑的態度，不像埃及，波斯的人只知崇拜古代的傳說。希臘史家希羅陀脫斯（Herodotus）記述一切事情，平常人以爲奇怪的，他都直直爽爽的用普通的見解來說明，一點不帶神秘的色彩。

譬如有人告他說有個鴿子會說人話，他就說鴿子那能說人話呢？又有人告他說山谷是有人一椎打出來的，他去觀察過地勢後，就說這不過由於地震所致罷了。他又聽見人說波斯的船隊爲風浪所困，在海上打來打去飄了三天，後來幸教士祈禱，纔見風

政治思想與經濟狀況

一六

平浪靜，他說，風浪過了幾天自然會平靜的。

他不但關於神話是如此，就是對於自己的民族，苟有自編的地方，也抱持中立態度，加以忠實的批評。例如有人說，有一回敵人進攻的時候，有一個人浮水數十里回來報告；他說這人一定是坐船回來罷了。這種用平常的見解來解說平常現象的習慣之養成，在乎他的經驗多了，用了經驗足夠為解說這些現象的根據了，自然就着什麼神秘的說法了。

希臘人喜歡討論，有時竟有過分的地方。他們往往為辯論而辯論，把求真理的問題反而擱在後面。波斯人說他們是小孩子，不知道過去歷史的情形；其實他們真個如此，活潑潑地如小孩一般，不受過去的拘束。

希臘的政治生活，還有一種特點，就是他們的生活，不在農田而在城市。所謂各國的戰爭，也只是這個城國(City-state)與那個城國的戰爭，一個城就算一個國。希臘人對於自己所屬的國，非常忠心，與從前部落時代的人對於自己的家一樣。

但是這種城國雖然獨立，並非閉關自守；他們城國與城國互相往來，互相通商；商業的中心點常要變動，與農業中的城區不同。試用北京和上海來比較，上海是通商口岸，新文明較有輸入的機會，北京則人民都為獨立的手藝，與別處往來較少。希臘的城國因為通商的關係，常與他國來往，因而書籍等等遂互相輸送了。